



云淡风轻



顺天以致性

长沙市天心区第一中学 1301班 张子睿

然生长。

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深谙顺天致性的道理。他根据木之本性,舒展其根,培土求平,筑土要密,蒔时若子,置之若弃,不害其长,不抑其实,全其天而得其性,所植之树,枝繁叶茂,果硕实丰,凡长安富豪之人皆争迎郭橐驼为其园林种树。仔细审察,郭橐驼植树非有妙计,若说其妙,妙在能顺天致性。

人之性如梅之性,梅有直干或有曲枝,有繁花或有疏叶;人有静敛或开朗,有谨慎或豪爽。一个人,还如一条河,河里的水流到哪里都还是水。但是,河有狭,有宽,有平静,有冰冷,有浑浊,有温暖等现象,而人也一样。梅有百态,人有千姿,各顺其性,则千姿百态。

育人如植树。刚种植时,要悉心护根培土,将源于内心的爱化作涓涓清泉注入树的灵魂。栽种好之后,便可弃置不顾,让自然的法则去考验它,约束它。孔子的育人方法是因材施教,这里的材即谓天性。孔子弟子三千,有史书记载的贤人七十二,这些贤者或在政绩上有所建树,或在个人修身方面流芳百世,究其成就的根源,在于孔子育人有方,他不汲汲于优生,也不戚戚于差生,而是顺

其个性,因材施教。老子的育人思想是行不言之教,正如现代教育理论所主张的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平等性。教师的不言,是为了引出学生的万言,教是达到不教,教育者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探究。所以,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复其根。”此语意在教育学生要使其回复天性的根本,能虚能静,顺其自然,方能悟道,切不可拔苗助长,违背规律。而观于当下,有多少家长为使孩子身怀多技,削尖脑袋要把孩子往名校送,四处寻求各种培训班,数学奥数班,英语提高班、作文秘笈班、钢琴过级班、游泳健身班……有班必报,有赛必参。可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呢?孩子为了赶班,马不停蹄,累跨了身体,迷失了自己。还是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对:“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观念塑造孩子,我们必须爱他们,任他们的天性自然发展。”

梅要顺其直曲,树要全其天性,作为每个人来讲,只有顺其自然的天性,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明确自己存在的理由,才会感受生活的意义。

心灵滴澜



为灵魂搭座凉亭

长沙市周南中学高三年级 K1318班 谭翰桢

这世上最寂寞的,莫过于一个空虚的灵魂。当今时代,物欲横流,我们容易迷失在庸俗的浪潮中,无法自拔。肉身虽可于高楼大厦下避雨,而灵魂又该去何处乘凉?为灵魂搭座凉亭,用水仙填充空虚。

尽奢华而弃灵魂,苦不堪言。

清末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奢侈太后”,单单是一桌御膳,便用尽天下食材,尝的是山珍海味,品的是玉液琼浆。就连洗浴也是极尽奢靡之能事。不道浴池宽得夸张,竟还配置了上百条毛巾,每条毛巾都要绣龙画凤。在百万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的同时,老佛爷大肆地挥霍银两,以为物质的享受可以滋养她的灵魂,殊不知即使洗上千百遍花瓣澡,也洗不去她灵魂厚重的铅华。

还有当今军部“大老虎”徐才厚,身为人民的保护伞,竟疯狂贪污近十亿公款。在他两千平米的豪宅中,查获大量现金,称量之下竟有一吨之重,如此腐败令人发指。本应是反腐的楷模,却带头腐败。尽奢华而弃灵魂,即使信仰理念讲得再多,理想宗旨说得再好,也只是空言空谈,遭人唾弃罢了。

如此这般的享受而弃灵魂于不顾,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上的奢靡,当真是庸俗粗浅。如果灵魂颠沛流离无处可栖,那人怎能再称为人?只是流连于纸醉金迷中的一具行尸走肉。

寻高雅而养灵魂,其乐无穷。

陈寅恪晚年,双目几近失明,而其授课之余,便是“听书”了。每天他便坐在藤椅上,沏一壶淡茶,在碎碎的阳光下聆听他的弟子为他诵读的书。一本又一本,他细细地品味,茶雾氤氲,而陈寅恪也在这些书中滋养并升腾他的灵魂,一晃便是十年。双目失明又如何?当灵魂拥有一座惬意的凉亭,有纯洁的水仙作伴,即使肉身饱受摧残,也能笑吟“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时间的长河滚滚前进,生命的钟声等待敲响。物质的肉身终将会如沧海一粟的尘埃一样在历史中湮没,唯有那脆弱却也坚强的灵魂,才能完好的在飞逝的喜怒哀乐中沉默站定。灵魂的纯度决定人性的亮度,而从一而终的坚守灵魂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持本心而守灵魂,言易实难。

可能是灯红酒绿扰乱了心智,也可能是繁弦急管侵夺了纯真。曾经文藻优雅的郭敬明也沦落为低俗的仆人,在高楼林立之间他打造绮丽靡华,宣示着他那刺金的时代。曾经凭借正义的灵魂为人民打假的方舟子,也开始为转基因食品违心代言,可笑地砸毁高悬明堂的“打假斗士”的招牌。

郭敬明和方舟子的灵魂原本可以找到一座舒适悠闲的凉亭,却依旧被他们的宿主残酷地抛弃在冰冷荒芜的原野,任之寂寞飘零,无家可归。郭方二人为一度之享受而丧失几度之灵魂,难道不叫人叹息痛恨吗?

巴金曾说:“我们不能单靠吃米活着。”活着还需要精神来支撑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生命与心灵结合以致绽放精彩。历史中,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搭建或正在搭建那座为灵魂歇脚的凉亭,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张纪清,房子越住越小,精神的凉亭却越筑越大。我们应当见贤思齐,养灵魂,守灵魂,让灵魂循着高雅之路回家。

(指导老师:王芬)



梦想空间

古代小说中总有骏马的身影,它们或血统高贵,或技能超群,英雄配骏马,即使单枪匹马也能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马儿从未被忽视,从它们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绝影”、“奔青”、“翻羽”、“挟翼”等等。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奔跑,更寄托着种种情怀。庄子感叹人生短暂,曰:“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唐诗人表达英雄情怀,咏:“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还有《天净沙·秋思》中摄人心魄的悲凉:“古道西风瘦马”。以潇洒俊逸的形象进入文人笔下的骏马,仿佛不再是依靠速度才能获取荣耀的动物,而有了自己的灵魂,即使是被人类主观臆造出的,也仍使它显得卓尔不群。

而现在,赛马比赛中,十二匹马有着自己充满现代气息的“名字”:“一路骑兵”、“肥仔糖”、“睡眠科技”等等。它们在赛场上竭力奔跑,似乎不逊色于古代的驰骋。而高倍望远镜里,它们却神色木然、僵硬没有表情。奔跑是因为被驱使而不是内心的渴望,马蹄飞扬起的,不再是气宇和风度,而是汹涌的物欲。它们舍命换回的,兑换成迷途们的金钱,除了更好的饲养和无休止的训练,不再有人为它们的奔跑寄情和讴歌。马儿奔跑的唯一

过去与现在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302班 尹伊



目的似乎只是到达终点,奔跑本身却丧失了意义。英雄不再,宝马何为?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骏马命运的今非昔比便算是悲剧之一吧。它们的蹄子一直在奔跑,却没有了那种侠肝义胆相伴左右。它们固然享受了所谓的黄金饲料,但显然,总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

这让我想到了当下的医患关系。

从新闻里屡见不鲜的医患矛盾我们可以窥见,那种“医生无所不知”的思想早已褪去,但随着这种盲目的迷信崇拜思想消失的,或许还有应有的尊重与体谅。有人把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看作了义务,于是生命的挽回得到的不再有感谢而是敷衍,医术上的

无力回天更有可能招来患者对医者的行凶。更有甚者,有家属将家人患病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与烦闷没有理由的转移到医生身上,仿佛对着医生出气便是他反抗生老病死的有效途径。而我们可以频繁地看到某些没有医德的医生做出“不塞红包不进手术室”的可鄙行为。患者和家属都在怀念,怀念那个医生尽职尽责不收红包不拿回扣的年代,医生也在怀念,怀念那个患者对自己尊重,医患关系没有紧张得让人讶异的年代。

一个小学生“老师就像是导游,引导我们认识各种新奇事物”的比喻已经取代了“老师就像是园丁”的经典句子。这是令人欣喜的转变,说明老师已经由训诫、命令,慢慢向引导学生的角色变化。但更多的,在这个物质发展速度快得将灵魂远远甩在身后的时代,变化的、丧失的、沦落的,是否是鲁迅口中的“悲剧”?追求物质化的过程,往往最容易忽略对灵魂的时刻把握。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通过信息时代索取所得,营造繁华的世界,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事,但对灵魂、对精神文化的漠视为代价去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海拾珠

草原的夜晚总是姗姗来迟。太阳在远处的草坡一线天的无尽边界处徐徐滑落,此时黝黑的天幕在天际边又缓缓地拉起。

草原的傍晚总是多情的,充满了眷恋,草原的晚霞又是那么万般柔情!它与南方的傍晚截然不同。南国傍晚的落日,犹如一个极其顽皮的孩童,打翻了天官大帝的金粉墨盒,洒落一天的金辉,便急匆匆的闪进了山峦背后,余辉在霎那间,被墨绿色的云霞掩盖了,夜晚便来临。草原的傍晚总是有前奏的,太阳的余辉总是柔和而透亮,在天边尽情铺垫,在草原精心地描绘,犹如油画巨作。她不遗落草原天际处的每个角落,每道起伏的草甸沟坡。细密柔软的牧草仿佛都是翡翠金珠,在远处闪烁!那白天碧玉剔透的九曲河,是草原多情的少女,在夜幕下万种风情地无声流淌。河边是奔跑一天的少男少女们在尽情地嬉戏,流传千年的歌声转换成时代的音符在深情地吟唱,幸福的欢笑也在无边地流淌。远处,蒙古阿姐俊俏的脸庞在傍晚余辉的映衬下化作一圈圈涟漪随着河水无声荡漾,也许她正满腹心事地收拾

草原之夜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文科实验6班 曾理楚

自己的容妆,解落那如云秀发,浸润着熠熠生辉的落日。

草甸山坡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或远或近错落有致。远处草坡上有白暗难分的一团团在缓缓移动,那是羊群,牛群,马群正在放牧人的追赶下前行。

我坐在蒙古包前,手里端一杯蒙古特有的奶茶,静静地等待最后一抹余辉的退出;等待远处那飞翔的雄鹰消失在草原的尽头;等待套马汉子渐渐远去的蹄声。我知道,草原的夜晚终于来临了!散落在背风坡的蒙古包开始有了焰火的闪烁,我想一定是会有炊烟的,它是直的或者犹如九曲河一般的蜿蜒,但我无法看见,只能在心里想象了。我看过大漠落日孤烟的雄浑,我体味过江南水乡炊烟袅袅的灵秀。但此刻,我最享受草原的夜晚,草甸、蒙古包、多情的九曲河!套马汉子坐在草地的马凳上,叭着旱烟,酌着一壶

小酒。蒙古主妇正熬着奶茶,身旁正煮着纯香的羊扒。蒙古包的女儿不经意地挥着羊鞭,嘴里低声地哼着小调,望着流淌的河水,想着山那边的阿哥?

再放眼南望,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零乱而不乏有序地散着帐篷,里面闪烁LED的充电灯,绿的,黄的,红的,蓝的。点缀成了草原的夜色。我遥想成吉思汗的年代,那里是否曾是草原儿女的情场?夜色的草原,也许有草原汉子打马过的帐篷。铁木真的铁骑腾升的尘埃一定还在这夜空中飘扬;那草原深处遗留的一棵棵不多见的树木,一定是他当年插下的战旗。一代天骄!我们几个喝了几口上好的蒙酒,大口吃了手扒肉。酒足肉饱了,结队在草原走着,草原的天空似乎很近,但又十分开阔,每个人都有吼歌的冲动!也不知是谁起了头唱。草原之夜不止一次地飘扬南国汉子的歌喉!雄浑中多了一份婉转!唱着唱着,酒劲也上来了,我们索性躺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仰望星空,思绪万千。畅谈人生理想,交流文学写作心得,更有天马行空,海市蜃楼。

今夜微风绵柔。